

## 故乡风物

## “流碧榭”的故事

牛爱科

晋祠智伯渠上会仙桥与挂雪桥之间，有一座别致的水亭，名白鹤亭，俗称水榭、水阁凉亭，一名水亭，又称小兰亭，一半建在智伯渠中，由石柱木枋承托，一半建于智伯渠岸上，上为单檐卷棚凉亭，南岸上两边各有一小耳亭，左右对称。游人置身白鹤亭中，但见难老泉水从亭下穿流而过，楼阁倒映，充满诗情画意，夏日清爽无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相传，有白鹤见晋祠风光

秀丽，仙气腾腾，便飞到晋祠庙里，降落其间，兴奋不已，夜半而鸣，声闻十里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太原县知县龚仲敏在白鹤曾降临的地方，建起水阁凉亭，取名白鹤亭。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和道光二年(1822)曾有过修葺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省副省长、书法家郑林取唐朝李白诗“晋祠流水如碧玉”句中的“流碧”二字，题写了“流碧榭”匾，此后白鹤亭之名被“流碧榭”取代。

## 习俗剪风

## 腊月十八祭煤神

张贵桃

娄烦煤炭储量丰富，采煤历史悠久。境内有道十多公里的大沟叫石炭井沟，是娄烦主要产煤区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煤的娄烦，当然要吃煤。所以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煤自然被当成神，受到人们的崇拜祭祀。传说腊月十八是煤神爷生日，娄烦群众这一天要祭煤神。每座煤窑门前都有一个煤神爷窑窑，窑窑里供奉着煤神爷的牌位。

煤神爷是谁呢？有两种说法。

一是太上老君。相传太上老君赶着牛娘到人间种煤，来到娄烦境内走得口渴了，问一家人要碗水喝。一位村妇给舀出一碗凉水来，上面撒了一层谷糠。老君心里老大不高兴，但口渴难忍，只好一边吹，一边喝。喝完水，一气之下不肯给娄烦种煤了，扛起耧，赶着牛就走。快出娄烦地界时，想再试试娄烦人的心，就到一家门口说是他的耧坏了，想要个绳绳拴一拴。这家人一听，急忙拿出许多毛绳绳、麻绳绳、皮条条，由老人选用。两相对比，老人觉得十分奇怪：“你们这地方的人心差别可大了。刚才我问一家要一碗水喝，那女人竟给我在水面撒了一层谷糠。”这家人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错怪了。定是那家怕你渴急了，等不上烧开水，给你舀来了凉水，怕你一口气喝下，冷热一激闹出病来。撒上糠，你慢慢吹着喝，就不怕了。”老君一听，被娄烦人诚实善良的美德所感动，掉头给娄烦或深或浅，或厚或薄，遍地都种上了煤。娄烦群众便尊他为煤神，并在他的生日祭祀。

二是伍子胥。传说周朝时候，各诸侯国每年都要给周天子进宝，谁家进的宝最好，周天子就给谁家最高的奖赏。那一年进宝时，各路诸侯拿的无非都是金银珠宝，珍禽异兽，大家都看伍子胥往出拿什么宝贝。伍子胥不慌不忙，抱出一块黑乎乎的煤来。众人一看，一起奚落伍子胥玩弄诸侯，亵渎天子，根本不承认他拿的是什么宝贝。伍子胥只是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走着瞧吧。”

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饭时，各国文臣武将，争论了半天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伍子胥却跑到御厨房对厨师说：“今天中午做饭，不用烧煤了，谁家有什么好宝贝，就用他们的宝贝去做饭吧。”伍子胥把他的煤块添进火炉里，热气腾腾的饭很快做好了。

当时楚国在各诸侯国力量最强，又有伍子胥雄才大略，能言善辩，加之大家饥饿难忍，只得把煤评为“天下第一宝——乌金”，煤为“乌金”之称由此而来。伍子胥死后，人们就把他尊为煤神，并在他的生日祭祀。

腊月十八这天，各煤窑都在窑口贴对联，洒鸡血，祭煮得半熟的红公鸡，响炮磕头，村里也家家改善生活。祭完窑神爷后，煤窑停产。

其实，太上老君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五，伍子胥生日史无记载。所以把煤神爷生日定在腊月十八，是因为年关已近，需要停窑了。重要的是，煤矿工人从古至今都是高风险行业，群众祭祀煤神，表达的是一种祈求神灵保佑安全生产的良好愿望。



老太原民俗风情  
韩潮峰 绘

## 并州话回

## 记忆中的顺口溜

彭东

在太原民间，长期以来流传着许多顺口溜，虽句子长短不一，却言简意赅，意味深长，且诙谐幽默，用老太原话编侃起来更加朗朗上口。

最早受到人们青睐的自行车是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当时购买自行车要票证，有票证还要赶早去排队，对于一个月仅30多元的普通工人来说，买一辆“飞鸽”车子约需四五个月的工资。如果一个小伙子骑上一辆“飞鸽”车子带着对象去兜风，如同现在开上“宝马”轿车去接女朋友一样风光。“飞鸽车子胜利胎(dài)，出门就把老婆带。”这句顺口溜便是对这种风光的羡慕。

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

有些人一旦考取中专、大学，或者参军、提干，进城后身份发生了较大改变，便开始嫌弃农村的妻子、亲戚，每每就六亲不认，甚至连自己的亲爹、亲娘都不相认了。为警示这类忘恩负义的行为，民间便产生了这句顺口溜：“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”，鞭挞的就是那些现代版的“陈世美”。

在工厂工作过的人都知道，车、钳、铣、刨、铸、锻等机加工是机械行业的主要工种，再加上一部分辅助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，就是工厂建制的全部了。“紧车工，慢钳工，吊二郎当干电工”，这则顺口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原的工矿企业中流传很广，反映的是企业存在的客观状况。

记得那时候，在各家工厂里，干车工工种的人相对来说工时定额紧，工作比较劳累；而钳工工种则相对轻松许多，干活得快慢与否，全由自己掌握，干活的时候，嘴里叼根香烟，手中拿把榔头，这样的景况司空见惯。电工呢，则是腰间挎着电工工具皮包，厂子里头东跑西颠，神气十足，真还有点“吊儿郎当”的样子。

有的顺口溜如同“绕口令”，耐人寻味，如：“有面子的没面子，没面子的尽面子。”说的是去煤场买煤时，没关系的普通百姓买不到好的炭块儿，买到的都是不好的煤面子。

“高富帅”标准的顺口溜也在变化，上世纪50年代是“一军二工三干部，死也不嫁个庄户人”，到了70年代则是“一套家具带沙发，二老身边无牵挂，三转一拧带咔嚓，四季衣服要涤卡（一种面料），五官端正一米八。”这些顺口溜固然有很多调侃的成分，但多是讽刺或揶揄某些负面的社会现象，也可谓是当年经济状况的缩影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## 纪实

1950年，他准备回国的打算被美国政府部门知道后，联邦调查局不准他离开美国国境。钱学森曾经回忆说：“美国的海关还把我的行李和书籍一概扣留，说里面有密件，有电报密码，有武器的图纸，有喷射动力机的照片。过了几天，美国移民及归化局又说我是美国共产党员，所以依‘法’应当把我驱逐出境，为了准备逐我出境，把我关在移民及归化局的像监狱一样的看守所。由于我所工作的学校里几个有正义感的同事努力，我才得到交保释放。但是保金是15000美金，比起一般盗贼绑票所要的一两千赎金来，那我真是可以‘自豪’的了。我一共被关了十五天，十五天中我的体重失

去了三十磅。”

获释后，钱学森的活动仍受到限制，他要定期向移民局报到，特务也经常闯进他的家骚扰，美国司法部门还多次对他进行审问。钱学森和蒋英对此进行了机智英勇的斗争，并且巧妙地给中国政府转去一封信，希望帮助他们回到祖国。

在朝鲜战争期间，美国的间谍飞行员曾驾机侵入我国东北，因飞机被击落而束手就擒。那时，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，还反诬中国违反国际公约，扣押战俘。现在，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一些所谓传记文学作品，也说当时中国政府是用朝鲜战争中的飞行员“战俘”，来交换钱学森的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这些飞行员入侵中

■山西教育出版社

12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国领空，是为了侦察和执行投放、回收间谍的任务，因此他们不是战俘，而是间谍。至于朝鲜战争中的“联合国军”战俘，中国政府早已根据国际条约和交战双方达成的相关协议，给予了遣返。中国政府当然不接受美国的指控。因此，间谍飞行员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。

■北岳文艺出版社

12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大兵们齐齐应答着：在！

小头目嘶哑着用东北口音喊道：画得好不好？

大兵们：好！

小头目斜一眼霏霏：

小姐长得俊不俊？

大兵们：俊！

有一位低低喊道：够

做我们的大嫂啦！

大兵们哈哈放肆

地大笑起来。

牛霏霏脸羞得通红，再次要挤出去，大兵们转着圈子不让霏霏离开。

楼下掌柜的听见上面吵得厉害急急忙忙跑上来：老总、老总，有话好说有话好说！

掌柜的钻进人群护住牛霏霏，陪着笑脸说道：老总们保家卫国，一路辛苦，今天的酒钱就一一免啦！

小头目把掌柜的一拉开：这话说得够爷们！我们弟兄刚从死人堆里爬回来，就让这小姑娘们陪兄弟们玩个痛快！

大兵们齐齐喊着：玩个痛快。

掌柜的大惊失色：老总使不得使不得。

掌柜的说完推着霏霏要离开。

一位大兵举起枪托

砸在掌柜的头上：妈拉个巴子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

掌柜的捂住脸倒在地上，手指缝里已经流出血。大兵们你一把我一把把牛霏霏推过来推过去。牛霏霏用面具拼命抵挡着、叫骂着：你们这群流氓！流氓！牛霏霏越叫喊越惹得大兵们肆无忌惮。画板上的画纸掉下来四处翻飞。

正吵得不可开交，后面就有人喊道：够啦！

声音很大，大兵们突然就停下手来，扭过脸看见楼梯口站着一位当地人打扮的二十岁左右的汉子。

大兵们看见对方是一个人，一位士兵就骂骂咧咧地走过去：哪里来的混球，滚！抬起腿就是一脚。

小说